学术专论

康熙十七年葡萄牙献狮研究

何新华

[摘要] 康熙年间，葡萄牙为了使清廷解禁对澳门贸易的封锁政策，派遣使团向清廷进献狮子。当时的中国文人、官员对葡萄牙献狮事件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并将葡萄牙献狮的意义提高到政治层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葡人献狮事件逐渐模糊起来，清代文人们开始以一种传统的文化想象来重新建构这一事件。在以后的清代文献记载中，献狮这一历史事件竟然变成传说、轶事而失其真，以致最终被湮没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

[关键词] 葡萄牙　狮子　康熙　进献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4）－01－0028－09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1678 年 9 月 17 日），葡萄牙（西洋国）使者到达北京向清廷献狮，此为清代唯一的外国献狮记录[①]。围绕此次狮子来华，当时及之后的清代文人对其报以非常大的热情，曾以各种赋、诗、画、笔记等体裁加以记录。这些文献记录既体现了在当时特定背景之下的政治含义，又表现出清代文人对贡狮的中国式的文化释读。

一、葡萄牙人献狮背景

葡萄牙献狮与清代前期实行禁海、迁界政策有关。

清初南方反清势力非常强大，特别是割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更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为切断其与大陆的联系，清廷在顺治十三年（1658）决定对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地区实行海禁，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处死。顺治十八年又下达迁界令，强令沿海四省居民内迁，实行坚壁清野。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前，在长达 20 余年间，禁海、迁界成为清廷一直坚持的重要战略决策。

[收稿日期] 2013－07－15
[作者简介] 何新华（1966—），男，暨南大学东南亚所副教授，广州 510630；hexinhua326@163.com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朝贡文书研究》（批准号：13BZS040）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关于此次贡狮的研究，中外学界成果有：江滢河《澳门与康熙十七年葡萄牙贡狮》，《澳门与中西交通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邹振环《康熙朝贡狮与利类思的〈狮子说〉》，《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Giuliano Bertuccioli（白佐良），"A Lion in Peking: Ludovico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 *East and West*, 26（1—2）（1976）, pp. 223—240. J. E. Wills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 to K'ang-shi 1666—1678*, Harvard Univ. press, 1984. Stefan Halikowski-Smith, "The friendship of kings was in the Ambassadors: Portuguese diplomatic embassies in Asia and Africa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ortuguese Studies*, Wednesday, March 22 2006.

清廷的这一政策在隔断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和军事战略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沿海居民被迫抛弃家园内迁，以致流离失所，严重影响民生。特别对地处广东沿海的澳门葡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清代澳门属广东香山县，也在清廷的迁界范围之内。从康熙二年四月开始，广东督抚等官，即一再题请要将所有居澳葡人共计 5600 余人遣送回国。但后来由于在京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多方斡旋，以“澳门有功于国”为由，使清廷网开一面，澳门葡人得以“免迁”。清廷在康熙四年还开恩允许葡人按照当地人口数量向广东地方政府购买粮食。清廷虽然“优待”澳门，但澳门葡人去留问题、贸易问题在此后依然不间断地成为清廷的议题，不时成为悬在澳葡当局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澳门被禁止与大陆进行贸易往来，使澳门的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几度陷入绝境。葡澳当局仅靠贿赂广东地方官员而进行一定规模的海上贸易和边界贸易，得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

葡澳当局为解决这一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希望通过与北京最高当局交往来缓解澳门所面临的严重形势，谋求恢复澳门的部分通航和陆路进行贸易的合法权利。在此背景下，葡萄牙派遣外交使团首次出使中国。

康熙六年，在澳门议事会一再请求下，葡萄牙国王阿丰索派遣撒尔达聂出使清廷。该使团的出使费用 3 万多两白银全部由澳门葡人承担。撒尔达聂使团在广东居留两年后，在康熙九年到达北京。葡萄牙使团向清廷呈献了国王画像、金刚石饰金剑、金珀书箱、珊瑚树、珊瑚珠、象牙、犀角、乳香、花露、花毡、大玻璃镜等贡物。撒尔达聂使团的目的在于使清廷放宽海禁以改善澳门处境，但这一外交努力没有获得成功。撒尔达聂在返程途中，在江南山阳县病故。葡萄牙向清廷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撒尔达聂使团未能达到出使的主要目的。葡方为了确保在澳门的利益，进一步打通与中国官方的关系，决定再次向清廷派遣使团并向清帝献狮。

二、献狮经过

葡萄牙人此次献狮的灵感来自于葡萄牙派出的第一个使团在北京时得到的信息。据当时使团成员回忆，在康熙帝第二次接见葡使时提到了希望拥有狮子的愿望 “他问道说葡萄牙有没有狮子，葡萄牙国王是否有。看上去，他有意得到一头，但他未开尊口，泱泱天子无所他求……不言而喻，这是他希望得到的礼物。”① 此外，在清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也获得了清帝希望得到狮子的信息，他们及时地将此信息报告给了澳门当局。

获得这一宝贵信息的葡萄牙人为确保第二次遣使成功，开始精心策划这次狮子外交。康熙十一年即撒尔达聂使团离开北京出境才两年，葡萄牙开始酝酿通过献狮来换取康熙帝好感。葡萄牙印度总督命令东非莫桑比克城堡司令在当地紧急捕捉两头狮子。葡萄牙此次准备向清廷进贡的两头狮子是地道的非洲狮。两狮送至印度果阿后，一狮死去。

这只残留的狮子于康熙十五年（1676）被运抵澳门后，葡澳当局开始组织前往北京的贡狮使团。但此时中国正值三藩之乱，中国内部发展形势尚未明朗，由广东前往北京的一些贡道所在省份依然处于叛军控制之下，而刚收复的贡道沿途省份也破坏严重，境内的交通驿递不堪重负。康熙十七年正月，康熙帝在给新任广东巡抚金俊的谕旨中就体现了清军收复广东初期的情形:“广东地方，残破已极。尔至彼处，务加意抚绥，保靖岩疆，惠养百姓。军中粮饷，固属急需，而民生疾苦，尤宜体恤。必令兵民相安，方为两全之道。至驿递关系军机，最属紧要，水陆两

---

① 弗郎西斯科·皮门特尔著，金国平译注 《葡萄牙国王遣中华及鞑靼皇帝特使玛讷撒尔达聂使京廷简记》，《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出版，2000 年，第 176 页。

路，务须安置得宜，毋致骚扰驿站，贻累地方。尔可悉心料理，以副朕委任之意。”① 在这种情形下，葡萄牙使团实在无法迅速成行。

不过随着清廷重新控制广东、江西等省份，中国南方局势逐渐恢复秩序，葡萄牙使团北上京城的道路全线打通。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贡使团从澳门携狮到达广州后不久，便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道路。此时距葡萄牙国王签发国书的时间即“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已过去了4年。

葡萄牙人为了把狮子顺利运往北京，专门雇佣了一个菲律宾裔的驯兽师护送。该头狮子从东非到印度果阿，又从果阿到澳门，历经两次海上运输。进入中国境内后，又经过广东、江西，再顺长江进入安徽、江苏等省，经运河北上山东、直隶，最后到达北京。

关于葡萄牙狮子在中国境内运送的情形，只有简单的记录：狮子“所过州邑，日供三猪”。温州知府刘德新写诗描绘当时的情形“地过流沙宿海邻，狻猊作贽亦来臣。旅獒底贡同周室，宛马征求笑汉人。岂识中原无虎豹，旋看郊薮有麒麟。纵多雄力凭谁试，闲杀铜颅铁色身。”② 文献对狮子在沿途的其他细节几乎没有任何记录。不过蒲松龄在文学作品《聊斋志异》中却有一处描写外国进贡狮子在沿途的情形。《聊斋志异》卷5《狮子》一节云“暹罗国贡狮，每止处，观者如堵。其形状与世所传绣画者迥异，毛黑黄色，长数寸。或投以鸡，先以爪抟而吹之。一吹，则毛尽落如扫，亦理之奇也。”③

《聊斋志异》的题材、情节大部分有所依傍、凭借，有许多是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其中《狮子》一文的素材来自何处？极有可能来自葡萄牙在康熙十七年所献狮子途经各地时的真实经历。蒲松龄完成《聊斋志异》卷5的时间大致在康熙二十到三十年之间④，葡萄牙献狮所经路途为广东、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和直隶，其中山东聊城等地驿站是狮子必经之地，《聊斋志异》描写的暹罗贡狮，有可能反映了当时狮子路经蒲松龄家乡山东的情形，从“观者如堵”一句来看，或为作者亲见，或为提供素材者目睹，只不过将献狮的国家由葡萄牙置换为更为熟悉的暹罗而已。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葡萄牙进献的狮子到达北京“是日，西洋国主阿丰索遣其臣本多白勒拉贡狮子、进表。”⑤

狮子到达京城后，迅即成为清廷关注的对象。依照清代官方资料记载，清廷安排了多场观赏狮子的活动。狮子一抵京城，康熙帝就率皇太子胤礽、胤禔与耶稣会士一同前往观看。到八月初六日，康熙帝亲自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宫等处所，恭进狮子。随后又前往神武门，召集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学士张英、内阁中书舍人高士奇、支六品俸杜讷前来一同观赏狮子⑥。

康熙帝对来京的狮子抱有高涨的热情，尚有西方资料为证。据陪同康熙帝观狮的耶稣会士南怀仁称：在赏狮过程中，康熙帝与传教士们近距离亲切交谈，传教士们感到荣宠有加。然而好景不长，狮子不幸于十月底死亡。

为配合葡萄牙人的献狮行动，康熙十七年传教士利类思曾根据阿尔特劳瓦地所著《生物学》中的段落写作了《狮子说》一文，专门讲述狮子的特点，其中“狮体治病”条云：

> 狮生能力如此之异，狮死亦有异常之用，血、肉、油、五脏、筋骨、皮革等项名目，医

---

① 《清圣祖实录》卷71，康熙十七年正月丙申。
② 张必忠《康熙朝西洋国贡狮》，《紫禁城》，1992年第2期。
③ 蒲松龄《聊斋志异》，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79页。
④ 章培恒《〈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齐鲁书社，1980年，第191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376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376页。

> 取之以治病：狮血涂身，百兽不敢残害。狮油擦体，百兽闻之远遁；傅其患处，能止诸痛；灌于耳，亦止耳疼。狮肉食之，能去昏迷妖怪。食狮脑，其人即疯。狮皮作履穿之足，趾不疼；作褥子坐之，无血漏之病。制造膏药，入狮干粪，能脱除疤痣。狮齿于小孩未生牙前及脱牙将生之候，悬挂胸膊间，一生牙齿不疼。食狮心，与别肉伴食，其人一生无痞疾。食狮胆，立时便死；将胆调水擦眼，眼即光明。①

康熙帝从《狮子说》的“狮体治病”条中得知狮子某些部位可以入药，便派人询问南怀仁，可否将这些部位切下后再埋葬狮子。最后，狮子像“高级官员一般”厚葬，并获得树碑立传的殊遇②。

对于仅利用一头狮子就赢得了清帝好感与外交成功，葡萄牙贡使决定保持这一献狮专利。狮子死后不久，贡使就匆忙写信给澳门，要求封锁狮子死亡的消息，防止荷兰等国乘机补献狮子而分享由献狮带给葡萄牙的利益。

贡狮之举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康熙帝的夙愿，对本多白勒拉使团的接待规格也比以前的撒尔达聂使团要高，康熙帝亲赐御宴三次。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即葡萄牙献狮后的第二年，清廷终于准许澳门葡人由陆路至广州贸易。

然而献狮与开放澳门的陆路贸易仅仅是时间前后关系，并不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中国开放对澳门的贸易，主要是中国内部政治形势变化所致。到康熙十八年以后，三藩叛乱大势已去，郑经在广东兵败潮洲、雷州，在浙江又丢失定海，在福建经激战后连失同安、诏安、海擅、崇武、海澄等要地，厦门、金门二岛也落入清军之手。郑军退缩台、澎，人心动摇，已基本失去与清朝对峙抗争的实力③。禁海与迁界政策已经到了变革的前夜。在这样形势下，澳门“开港”已经不属于政治敏感问题。正如外国学者指出的那样 “清廷仍把本身的政治因素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狮子虽比任何其他贡物给清廷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但当时如果没有有利的政治条件，恐怕这头非洲猛兽不会取得太大的效果。”④ 显然，葡萄牙人策划的这次狮子外交正好赶上了清廷改变政策的好时机。

三、清人对葡萄牙人献狮的政治释读

葡萄牙人献狮的目的是明确和功利的，用狮子打动清帝以换取解除澳门的封锁。在葡萄牙人看来，狮子就是一种动物，活着时可以研究其生活习性，死后可以对其解剖、制作标本。然而对于清代的中国文人、政客，这只狮子却超乎了其生物特性，他们不自觉地运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来阐释、建构外国献狮事件，把一次普通的动物外交活动演化成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符号。

清代文人、政客对献狮事件进行政治释读首先从统治者康熙帝开始。对于统治者而言，葡人献狮，正值清代三藩叛乱的后期，清廷在中国南方的统治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之中。葡萄牙进献的狮子适时而至，正好为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注解。首先，远方来献，万国来朝，是正统王朝的标志。其次，狮子是祥瑞、百兽之王，更增添了清朝威仪赫赫的形象。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康熙帝对葡萄牙贡狮行为进行了评论 “异兽珍禽，虽古人所不尚，但西洋远贡来京，跋涉艰阻，多历岁月，诚心慕化，良为可嘉，却之非柔远之德，故留畜上林，非侈苑囿之观也。”⑤

---

① http：//gallica. bnf. fr/ark：/121/bt... age. r = 狮. langFR 48.

② 江滢河 《澳门与康熙十七年葡萄牙贡狮》，《澳门与中西交通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

③ 韦庆远 《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明清论丛》第 3 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 年。

④ J. E. Wills Jr.，*Embassies and Illusion*：*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 to K'ang-shi 1666—1678*，Harvard Univ. Press，1984，p. 127.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历史档案》，1995 年第 3 期。

随侍的高士奇马上作出响应 “皇上盛德所被，化及遐荒。海外之人通赆阙下，诚为稀见。恭闻天语，仰瞻皇上心在怀柔，不以异物为宝，超越前代远矣! ”① 这一君臣对话将外国献狮事件提高到了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层面。

广大的官僚、士人则利用贡狮一事，纷纷向清廷表达忠心。在三藩之乱接近尾声、胜负已定的格局下，这是一个明确政治态度和政治正确性的最佳机会。从狮子初到北京那一刻起，康熙帝就命手下群臣作赋吟诗，因而当时就产生了大批歌咏狮子的诗歌与辞赋。其中著名的 “狮子歌” 有宋祖昱的《西洋狮子歌》、王鸿绪的《西洋国进狮子恭纪诗》、毛奇龄的《奉诏观西洋所贡狮子因获遍阅虎圈诸兽诗》等。其中毛奇龄之诗云:

从容槛致射熊馆，不为珍禽为怀远。
虎落时看接上林，鹰房秋到移南苑。
廷臣侍从欲赋诗，皇恩有诏徐观之。
圆目昂鼻有筋力，悬星掣电无雄雌。
独怜形发未卷曲，曳尾绁绁若散丝。
衣被欲成鞠色见，牙龈不使钩形施。②

这一诗歌的名称透露了这头非洲狮的居所 “虎圈”。狮子在清代宫廷中是稀有之物，不会有长期的圈养之所。把偶得的狮子与另外的 “兽中之王” 老虎关在一起，是情理中的事。至于清代虎圈的地点，还不太清楚。但明代有虎坊，是明朝宫廷圈养老虎的地方。明朝饲养老虎有好几个地方，主要是皇宫内部的虎城——太液池之西北隅。除虎城外，虎坊就是最大的养虎场所了，现今铁门胡同就是当年虎圈西边铁栅栏所在。清代的虎圈，可能继承了明代原有的设施。

除了诗歌之外，词赋也是赞颂狮子的另外一种体裁。“猛兽来西洋，诏下廷臣赋”。康熙帝命令翰林院大小臣工以狮为题进行了一场赋狮比赛，规模空前。其中陈梦雷作有《西洋贡狮子赋》云:

皇帝御极，十有七载，凝龙图于黼座，握凤历于璇宫；覃雍恬之文教，昭赫濯之武功。陆梁献款，反侧从风。两阶之干羽既舞，万国之玉帛攸同，乃有绝域之君，西溟之侣，占澥泽之宁波，望祥云之干吕，越梯航以叩关，搜神奇而入旅。效疏勒之输诚，修月支之旧绪。其为物也，德亚足虫之长，威称兽类之王，萃西方之凝肃，秉金气之坚强，毓精申未之区，蓄锐聚窟之乡，故形为万灵之冠，体逾百炼之刚，齿巑岏而五兵失锐，目闪烁而双电交光。当其弭耳宛足，纠筋束骨，练眉不飞，金毫未揭，虽猛气之翕伏，终奇形之突兀。雕隼九霄而羽折，鸡犬千里而声歇。及其舐唇，焰灼建，鬣锋悬，利爪舒钩，修尾拖烟，忽左睨以右盼，乃顾后而昂前。壮夫为之胆栗，力士为之心眩。若夫铜首抵荡，铁额触薄，声吼天关，足撼地岳。咆哮而霹雳轰鸣，践籍而林丛陨箨；裂虎豹于拳掌，碎犀兕于龈齶；潜蛟拔井而雨飞，巨象崩崖而血濩。所以筋入响而弦绝，拂不扬而蝇落；截途而魏师惊，写状而林邑却；叶梦兆三台之尊，入朝隶五坊之乐。大食之献，频饲于天厨，康居之珍草，赋于秘阁。良殊域之最奇，洵神物之足愕者也。在昔轩辕东驭，白泽来宾；穆满西巡，狻猊远届。匪远物之足夸，亦征圣化之无外，矧今日神武大播荒徼，怀柔何分疆界。既已清薄海之车书，自可图殊形于王会。观其俛受金絙，俯入朱栏，既听乐而率舞，亦仰德而来观足。征不庭者之稽颡，信跋扈者之革顽。又观其雄峙阙门，凛伏彤鑾，鸟鸢慴窜，狐兔摧残。譬则司直立朝，奸回宇折；元戎当阃，逋寇心寒。于是圣天子鉴旅獒之章，慎越裳之贡，重念臣妾之归怀，不贪耳目之玩弄，纳兽圈以示优容，赐南车而资贲送。勤德政以致驺虞，宏网罗以收麟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历史档案》，1995 年第 3 期。
② 龙顾山人:《十朝诗乘》卷 3,《千里马西洋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5 页。

风，行将泽被蠉生，仁敷蠕动。天马宁夸汉室之歌，赤豹何羡韩侯之颂。①

陈梦雷的《狮子赋》与唐代虞世南的《狮子赋》，从内容、套路方面都大同小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京的陈梦雷所持的特殊身份。此前三藩叛乱时，返回家乡福建的陈梦雷被胁迫从贼。陈梦雷与当时同乡李光地密谋反正，由李光地利用蜡丸藏书向清廷表达忠心。但三藩之乱平定之后，陈梦雷却依然被诬从贼。而最能使陈梦雷洗脱冤情的李光地却意外保持沉默，此即著名的“蜡丸案”由来。康熙十七年，陈梦雷为了洗脱“从贼”嫌疑，从福建来到北京为己辩护。如果从这一角度释读陈梦雷《狮子赋》内容，作者向清廷表达忠心的意蕴十分明显。

除了用诗歌、词赋来对狮子赞颂外，当时也有画家为狮子作图描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异国贡献奇兽，均有图画描摹以作万国来朝的实物证据。元代拂朗国献马，宫廷画家周朗奉命绘《拂郎国贡马图》，另外还有《顺帝乘马图》等作品。明代榜噶剌国进贡麒麟（实为长颈鹿），翰林院修撰官沈度作《瑞应麒麟颂有序并图》。对于清代葡人献狮，阿尔稗也作《西洋贡狮图》。阿尔稗为清代画家，字香谷，姓舒穆禄，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年间官吏部侍郎，供奉内廷，善画禽鸟走兽。

阿尔稗的这幅《西洋贡狮图》真迹还有诸多摹本。陈约堂就曾对阿尔稗的《西洋贡狮图》画过摹本，蒋苕生还在这一摹本上题诗曰:

圣朝万国来梯航，西洋谨献百兽王。
上表称臣阿丰索，本多白垒陪臣将。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乃是康熙戊午当秋阳。
圣清宠光被属国，永怀尊敬胪职方。
冠冕集观景运门，雷电目闪百步光。
剑齿山鼻距钩嚯，方颐蹙额毛毵裳。
犀象充馔各陈肉，熊罴作奴不敢跄。②

这一题诗的内容，讲述了葡萄牙以国王阿丰索的名义进贡清廷，贡使为“本多白垒”。这头狮子曾被运到紫禁城内的景运门展览，大臣们在此集合观赏。不过，诗中的西历时间与康熙年份不相符合。西历 1674 年 3 月 17 日为康熙十三年甲寅二月十一日，而非康熙戊午年（康熙十七年，1678 年），此处将葡萄牙签署的表文时间与狮子进京的时间相对应，显然有误。

四、清人对葡萄牙狮子的文化想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葡萄牙献狮事件，清代文献记载越来越模糊。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记载:

康熙十四年，西洋贡狮，馆阁前辈多有赋咏。相传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风，巳刻绝锁，午刻即出嘉峪关，此齐东语也。圣祖南巡，由卫河回銮，尚以船载此狮。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于渡帆楼窗隙窥之，其身如黄犬，尾如虎而稍长，面圆如人，不似他兽之狭削，系船头将军柱上，缚一豕饲之，豕在岸犹号叫，近船即噤不出声。及置狮前，狮俯首一嗅，已怖而死。临解缆时，忽一震吼，声如无数铜钲陡然合击。外祖家厩马十余，隔垣闻之，皆战栗伏枥下，船去移时，尚不敢动。信其为百兽王矣。③

上述资料中，纪晓岚将葡萄牙献狮的时间记为康熙十四年。根据轶事中康熙南巡这一背景，至少在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葡萄牙的贡狮还健在。如果是其他几次南巡，这头狮子存活的时

---

① 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33—36 页。
② 龙顾山人:《十朝诗乘》卷 7，《阿制府西洋贡狮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47—248 页。
③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10，《如是我闻（四）》，凤凰出版社，2007 年，第 176 页。

间就更长了。

与纪晓岚材料记载基本相似的，是《清稗类钞》所记的“西洋贡狮”：

> 康熙乙卯秋，西洋遣使入贡，品物中有神狮一头，乃系之后苑铁栅。未数日，逸去，其行如奔雷快电。未几，嘉峪关守臣飞奏入廷，谓于某日午刻，有狮越关而出。狮身如犬，作淡黄色，尾如虎，稍长，面圆，发及耳际。其由外国来时，系船首将军柱上，旁一豕饲之，豕在岸犹号，及入船，即噤如无力。解缆时，狮忽吼，其声如数十铜钲，一时并击，某家厩马十余骑同时伏枥，几无生气。①

上述材料中的康熙乙卯年即康熙十四年。狮子最终下落同样从嘉峪关方向逃逸。该狮的怒吼同样也具有使邻家马厩中的马匹倒卧的超凡神力。从内容相似性来看，这一资料来源可能由纪晓岚的上述笔记中的记载发展而来。

在袁枚的《子不语》中，也有葡萄牙这只狮子的“踪迹”，在“狮子击蛇”篇中，有这样的记载：

> 戈侍御涛云：某太翁名锦，为某邑令。适西洋贡狮子经过其邑。狮子于路有病，与解员在馆驿暂驻。狮子蹲伏大树下，少顷，昂首四顾，金光射人，伸爪击树，树根中断，鲜血迸流，内有大蛇决折而毙。先是，驿中马多患病，往往致死，自此患除。厚待贡使。至京，献于阙廷，象见之不跪。狮子震怒。长吼一声，象皆俯伏。奉旨放归本国，后数日，陕抚奏至，云“京中放狮，本日午时已过潼关。”②

袁枚的这一记述的是狮子进京途中和在京的轶闻。讲述人为戈涛。戈涛字芥舟，约乾隆三十三年前后在世，直隶献县人，著名诗人，工书法，官至刑科给事中。

对照上面三则材料，对狮子的描述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一是狮子拥有神奇的威力，一些动物在狮子面前都是望风披靡：纪晓岚、《清稗类钞》记载的动物有猪、马，袁枚记载的动物则有蛇、马、大象。不仅如此，狮子还是驱邪的神灵，蛇虫、瘟疫都在狮子的神威下奇迹般遁迹。二是这头狮子都被放归本国，狮子返归故国的道路都是由东到西，经过的关隘分别是嘉峪关和潼关。

以上三种记载都不是作者亲见，而是所闻或所传闻。对于一头实际上在北京仅存活了一个多月的狮子的下落，这些文献都作了无限想象。特别是狮子从北京返归故里的道路，都是从西域返归，这种传闻其实反映了清代人对唐代、明代外国进贡狮子来源地的刻板印象：西域国家献狮。然而如果真有出逃或放归的葡萄牙狮子，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按照清代中国人的想象，经过潼关或嘉峪关返回其故国的。至于材料中不约而同地大力渲染这头狮子或在运送的路途中或在北京时的威力，同样反映了民间以及文人对来自异域的狮的天神般崇拜。中国民间对狮子的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就对狮子的神奇有记载“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③驿树、水井、狮吼、风雷、飞龙，这些构成狮子神奇性的元素并成为后世描写狮子的固定模式。

清代其他文献也有记载其事的。嘉道年间刊刻的《熙朝新语》记载“康熙间，西域贡狮子二，形如图画。后口外打围遇两罴，人不能胜，召狮子搏，得之。老狮力尽而毙，小狮继亦逸去。”④这一记载已将葡人献狮真相完全颠覆，变成了西域国家献狮，并加入了狮子前往口外参与狩猎的传奇。由吴振棫在咸同年间完成的《养吉斋丛录》则记载“康熙十七年戊午，西洋古

---

① 徐珂《清稗类钞》，朝贡类，中华书局，2000年，第415—416页。

② 袁枚《子不语 续子不语》卷21，《袁枚全集》(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1页。

③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页。

④ 余金《熙朝新语》卷8，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里国贡狮子。"[1]此处将"西洋贡狮"讹为"西洋古里国贡狮"。清代文献中，"西洋国"一般特指葡萄牙，"西洋古里"则指印度半岛东岸的国家。

时间经过了一、二百年后，清代人对献狮事件已经"不辨国家"了，"西洋国"摇身变成"西洋古里"。这些对葡萄牙献狮事件充满文化想象的释读，越发远离了事实的本来面目。

甚至连阿尔稗当时写真的一幅《西洋贡狮图》在其后的流转过程中也失却真相。一幅《西洋贡狮图》当时由阿尔稗赠送给了博晰斋的祖父，后来再由纪晓岚从博晰斋手中购得。由于该幅《西洋贡狮图》没有阿尔稗的署名，纪晓岚曾将此图交由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鉴赏。翁方纲竟在画边题词"元人狮子真形图"[2]，竟然以为此图出自元代，这位博学之人对康熙十七年葡萄牙献狮一事已经茫然不知。这幅《西洋贡狮图》的原收藏者博晰斋听说此事后，对这一张冠李戴之事作出评论说"少宰（指阿尔稗）丹青，原不在元人下。此赏鉴未为谬也。"[3] 对于纪晓岚记载的这一事件，梁章钜到北京曾亲自向纪晓岚作过询问、核对，纪晓岚将有翁方纲题字的这幅狮子图画向其展示，并指出外间画狮者，其母本都来自此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北京西直门外建万牲园。清政府购进印度象、白鹿、野鹿、美洲大鹿、野牛、非洲狮子、斑马、澳洲驼鸟等，共有走兽57只、禽鸟52只。这次万牲园进购的非洲狮，应该是清代以来非洲狮的第二次进入中国。对于万牲园内的狮子，民国文献《石屋余渖》的"三贝子花园"条中称[4]:

> 北平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俗称三贝子花园，亦名万牲园，即故可园也。周可数里，有池阜之盛，花木蓊郁，垂杨最佳。东为动物园，有虎、豹、狮、狼、熊、象、斑马诸兽。狮子与世所图者迥异，惟与文华殿所陈清陕西将军阿尔稗绘《狻猊图》相似。盖阿尔稗写生也。

文中提到园中的狮子，形象与中国传统画中的狮子形象迥异，却与阿尔稗的《狻猊图》相似。这一资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阿尔稗当初所画的《西洋贡狮图》大概有多幅，上文提到纪晓岚手中的《西洋贡狮图》没有阿尔稗署名，表明该图并非《西洋贡狮图》正本，因为宫中任何皇帝下令创作的写真图画，都要署"臣某某恭绘（画）"字样。那幅辗转才由纪晓岚获得的《西洋贡狮图》只是副本或干脆为赝品而已，真正的《西洋贡狮图》应名为《狻猊图》。资料显示，这幅阿尔稗的《狻猊图》原来收藏在盛京故宫的翔凤阁，素绢本，著色，立轴，款署"臣阿尔稗恭画"[5]。1914年北京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成立后，由盛京转移到了故宫的文华殿陈列。

在清代传统社会体系下，国家之间交往的信息常常被闭锁在上层范围之内，政府也有意控制信息的传播范围。加之清代中国知识界对外国了解的阙如，康熙十七年的葡萄牙献狮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最终在清代文献中演变为传说、轶事，更多地加入了中国式的文化想象，以致被湮没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 弗郎西斯科·皮门特尔著，金国平译注《葡萄牙国王遣中华及鞑靼皇帝特使玛讷撒尔达聂使京廷简记》，载《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2000年。

[3] 江滢河《澳门与康熙十七年葡萄牙贡狮》，载《澳门与中西交通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6，中华书局，2005年，第344页。

②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6，中华书局，1981年，第95页。

③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0，《如是我闻（四）》，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76—177页。

④ 马叙伦《石屋余渖 石屋续渖》，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⑤ 金梁《盛京故宫书画录》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452页。

[4]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
[5] 金梁 《盛京故宫书画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年。
[6] 龙顾山人：《十朝诗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
[7] 李肇 《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8] 梁章钜 《浪迹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9] 马叙伦 《石屋余渖 石屋续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0] 蒲松龄 《聊斋志异》，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 年。
[11] 《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12] 韦庆远 《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载 《明清论丛》 第 3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
[13] 吴振棫 《养吉斋丛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14] 徐珂 《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
[15] 袁枚 《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6] 余金 《熙朝新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
[17] 张必忠 《康熙朝西洋国贡狮》，载 《紫禁城》 1992 年第 2 期。
[18] 章培恒 《〈聊斋志异〉 写作年代考》，载 《蒲松龄研究集刊》 第 1 辑，济南：齐鲁书社，1980 年。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起居注》 第 1 册，中华书局，1984 年。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十七年 〈南书房记注〉》，载 《历史档案》 1995 年第 3 期。
[21] Giuliano Bertuccioli, "A Lion in Peking: Ludovico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 *East and West*, 26 (1—2) (1976).
[22] Stefan Halikowski-Smith, "The friendship of kings was in the Ambassadors: Portuguese diplomatic embassies in Asia and Africa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ortuguese Studes*, Wednesday, March 22, 2006.
[23] J.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 to K'ang-shi 1666—167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Research on the Portuguese Tribute of a Lion to Emperor Kangxi in 1678

He Xinhu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s, Jinan University; hexinhua326@163.com)

In an effort to get the Qing court to lift the ban on trade at Macao the Portuguese sent a mission to present a lion as imperial tribute. 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literati and officials warmly praised the Portugal present of a lion and raise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gift of the lion. But as time went on, the incident gradually blurred, the Qing Wen literati began, follow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imagin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incident. In later Qing literary accounts, the historical fact of the gift of the lion unexpectedly turned into a legend. After layers of anecdotes that distorted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was eventually lost in the mists of history.